

呼伦贝尔

之恋

一幅浓郁的塞北风情画卷，一首清新的草原纯情恋歌。
蒙古包、勒勒车、手扒肉、那达慕，特套马杆飞驰，与
草原狼群共舞……一本书让您走进真实的牧民生活，了
解草原，并彻底爱上草原。

张贵山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张贵山，1958年12月1日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满洲里市，原籍辽宁省岫岩县。1976年满洲里铁路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知青期间从事农牧业工作，放过羊种过地。1977年参加全国高考，考入扎赉诺尔技工学校，后就职于扎赉诺尔煤矿运销处，并曾在机务段、电务段、宣传部等部门工作。1987年考入武汉大学新闻系新闻学专业学习，毕业后就职于扎赉诺尔矿报社，从此走上新闻工作岗位，成为一名专业记者。1992年调入满洲里报社，参与创刊《满洲里日报》，后任总编室主任，现为满洲里报社资深记者。

内容简介

本书以天津知青林和平与蒙古族女青年伊迪逊纯洁、浪漫的爱情为主线，以一批十七八岁的天津知青下乡到草原生活为背景，生动地记述了他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憧憬美好浪漫的伟大理想到跌入残酷孤寂的严峻现实，青春饱蘸了炼狱般的苦难。但他们没有向命运屈服、低头，而是在摆脱了悲观、绝望后勇敢地“闯三关”，经历了草原风霜雨雪的历练、涅槃，在逐渐融入草原生活的过程中，发生了诸多生动、惊险、曲折、动人的故事，有人甚至为了国家财产不受损失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全书气势恢弘，格调积极向上，具有浓郁的草原生活特色。

责任编辑：史会美

文字编辑：郭 辛

封面设计：万卷时代

书名题字：牟延军



他们是数万天津知青草原生活的缩影

他们用青春和生命演绎出辽阔草原悲壮的情怀……

ISBN 978-7-5171-2556-3



9 787517 125563 >

定价：42.00元

呼伦贝尔之恋

张贵山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呼伦贝尔之恋 / 张贵山著.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171-2556-3

I . ①呼… II . ①张…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9517 号

责任编辑: 史会美
文字编辑: 郭 辛
封面设计: 万卷时代
书名题字: 牟延军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1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洛平龙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23印张

字 数 350千字

定 价 42.00 元 ISBN 978-7-5171- 2556-3

目 录

第一章 激情如火·····	1
第二章 何处是归宿·····	16
第三章 初识草原·····	33
第四章 生活，就这样开始·····	49
第五章 生存危机·····	64
第六章 迈出生活的第一步·····	86
第七章 草原暴风雪·····	106
第八章 情窦初开·····	125
第九章 游牧生活·····	143
第十章 草原大年夜·····	162
第十一章 真情至上·····	184
第十二章 铁血忠魂·····	189
第十三章 “春意”萌动 ·····	194
第十四章 “脱胎换骨”的历练 ·····	217
第十五章 情到浓郁正逢时·····	234
第十六章 草原恋·····	256
第十七章 “提味”的草原 ·····	272
第十八章 草原惊魂·····	280
第十九章 情至所归·····	296



第二十章 冷暖尽在其中.....	313
第二十一章 “天津小子”们	328
第二十二章 情落草原.....	348

第一章 激情如火

梦想的幻灭，是从点燃的刹那开始的……

1968年夏末的一天，天津市海河中学校园里，涌动着一浪又一浪的“上山下乡”热潮。刚刚毕业的中学生，一个个怀揣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在“走向新生活”的人生路口上，“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时刻准备着“接受祖国的挑选”。

此时的校园里，年轻人热血沸腾，忙碌在一个又一个报告会间。三三两两地交流，来来往往地说笑，他们青春洋溢，朝气蓬勃。校园里的高音喇叭，整天播放着激情澎湃的革命歌曲：“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女播音员那充满革命激情，颇富诱惑力、穿透力、煽动力的朗诵，撩拨着年轻人那一颗颗不甘寂寞的心。“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儿。”……校园里的黑板报以及许多墙上，张贴着这样的标语、口号。学校走廊里，也贴满了学生们的决心书、请愿书。

疯狂的年轻人，疯狂的朝圣者，疯狂的逐梦情。

学校广播站播音室，学生播音员伍丽用那高亢、纯正的金嗓子，激昂地宣读完毕业三班的誓词后，便接上放唱机，继续播放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黑色的唱片旋转着，唱针执着地踩在那固定的纹路上。

门被悄悄地推开，一个剪了齐耳短发的女生小心翼翼地探进头来。伍丽扭头见是刘淑莲，便惊喜地向她招招手：“来，来，进来呀。”

刘淑莲那双机敏的眼睛，谨慎地朝屋里环顾一下，悄悄地问：“不影响吗？”

“不影响，我刚播完了三班的决心书。”伍丽兴奋地站起身，过去拉住她的手。这时从她的身后变戏法般地跟进来好几个男生。“好嘛，还有这么多跟



屁虫。”

“说嘛呢？我们这是碰上的，是她非拉上我们来叫您的。快快，刘淑莲，您去不去，一会儿报告会开始了。”一个皱着眉头的男生，粗门大嗓地嚷着。

“来得及。林和平，就您能嚷。”刘淑莲和颜悦色地说道。转身看着伍丽那秀气、美丽的眉眼，两手禁不住亲昵、爱怜地摆弄着她那两条绾起的环形长辫和那用红绸子扎的蝴蝶结：“伍丽，您播得倍儿棒，倍儿有革命激情，听得我热血沸腾了。”

“嘛呀，是他们写得好，我也被感染了。淑莲，想好了吗？想去哪儿？”

“这不，他们都想去内蒙古。您呢？”

伍丽想了想，那美丽的眉眼蒙上了一层忧郁：“音乐学院是去不成了……”

“那就跟我们一起内蒙古吧。”刘淑莲兴奋地拉着她的手，“咱们大家一起去。”

“也好。”伍丽点了点头，脸上现出一丝红晕。伍丽是一个大家闺秀般的女孩，有着细腻白皙的皮肤，清洁亮丽的玉齿，再加上她那一身古典美人般的坯子，将纤柔、灵巧融为一体，更展现出其清秀、超俗、高贵的气质。

“走哇，伍丽，咱们就一起去吧，听听内蒙古的报告。”林和平顿时来了精神。在他的眼里：伍丽一副娇滴滴的样子，哪儿会和他们工人阶级出身的一样。被刘淑莲拉来时，他还满肚子的不情愿。现在见伍丽这么爽快地同意去内蒙古，他也精神倍增。

“我现在走不开，一会儿还得播音。你们先去吧，听完了给我讲讲。”

学校礼堂，座无虚席。应届毕业生坐在一起听报告。这是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的代表团。同学们神情庄重地盯着台上，那一双双渴望投入新生活的眼睛，不时地流露出激情和期待。此时，年轻人的心，像火一样灼热和赤炽，想要奔向新生活的激情，犹如一匹匹脱缰的野马，无所顾忌地纵横驰骋。

林和平听得心里直痒痒，当听到“那里就是冷点儿”时，黑黑的眉毛一挑，不以为然地小声对身边的郑新华低语：“冷点怕嘛，多穿点嘛。”

郑新华眼睛盯着台上，紧抿着嘴唇，似乎在思索，略微朝天的鼻子，不自觉地嗅了嗅：“就是不知道，这内蒙古在嘛地方，远吗？”

“我看看，我看看。”坐在他旁边、长得眉清目秀的小帅哥说着，就从兜里掏出了课本：“我把课本带来了，上面有全国地图，咱们找找。哎，找到了。在这，就这，有小人放羊的地方。”

“够细心的。”林和平不以为然地瞟了他一眼，“裴杰，您不是当飞行员了嘛，还关心这个干吗？”

裴杰的眉眼间，透着一股灵气和俊劲。听到林和平的话，他那好看的眉眼间难掩一丝得意：“老师不是让全体参加吗？我也就是陪你们来听听，顺便带上的。”他特意把“陪你们”三个字说得很重。

郑新华并没在意，探头过去：“我看看……好嘛，够远，离咱们天津够远了。”

林和平不屑一顾，眼睛仍盯着台上，不以为然地说：“远怕嘛呀，要去就去远的地方。”

校红卫会。去内蒙古草原的报名处，熙来攘往，人头攒动，加上头顶上那撕破嗓子般喊叫的高音喇叭，热热闹闹的校园，早已没了它本身应该固有的宁静，像大集市一般，杂乱、无序，乱成一锅粥。

学生们仨一帮、俩一伙在说笑着，神采飞扬地谈论着牧区，谈论着草原。谈论着人生，谈论着未来。林和平、郑新华兴奋地报了名，工作人员当即发给他们每人一朵用红纸扎成的大红花，一张奖状样的下乡证书，并当即批准他们加入红卫兵组织。发了红袖标，还发了部分下乡用品：铁茶缸，一床军被，还有棉花和布料票。

他们兴高采烈地欣赏着手里的东西，感到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是啊，只要是荣耀，年轻人就恨不得要顶礼膜拜了。时代的召唤，无论是哪一种，总会让青年人为之热血沸腾。就连血管里奔涌、流淌的鲜血，都会因受到狂热、虔诚中释放出的热能驱动而骤然提速，升至最高当量……

林和平家。

这天，林和平的妹妹林和欣拿着毛笔正欲往箱子上写地址，她看着手上的纸条：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安置办收。



林和欣左端详右端详了好一会儿，嘴里喃喃自语着：“哥，我怎么瞅着这地址不对劲呢？您是不是抄错了。您看，这‘呼伦贝尔盟’在哪儿呀？这‘新巴尔虎右旗安置办’是谁呀？”

林和平凑过来，又歪头仔细地瞅了瞅纸条：“我哪儿知道。人家给我这地址，我就这样写的，我也不清楚。您就照葫芦画瓢地写吧。”

“那地方怎么能叫个‘虎’呢？是老虎多呀，还是这个人叫嘛虎哇。虎，虎，我想这人一定很厉害，像老虎一样凶吧，八成是个愣子。哥，您到那，可得小心点，别惹他呀。”

林和平不解地：“惹谁呀？”

“巴尔虎呗。看他叫的名，也像个少数民族，凶巴巴的。”林和欣边琢磨边自言自语地唠叨着。

“和欣，和欣，您在忙嘛呀？”一个扎着两只小爪髻、精神抖擞的女孩，欢叫着跑进来。

“四姐，您看看。我哥他们要下乡的地方吧，叫嘛不好呢？却叫巴尔虎。看这名字，就很凶啊。”林和欣还沉浸在她的思索中。

“巴尔虎？很好听啊。”女孩直言不讳，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名叫张勇。她的眉宇间透着勃勃的英气，不高不矮的个子，展现着她的健康向上。说话的声音悦耳响亮，显示出她的精干、爽朗。她笑眯眯地接过纸条，认真地看了看，很欣赏地点了点头：“嗯，我倒是倍儿喜欢这名字。”

“对了，四姐，您字写得好，还是您来写吧。我这两把刷子，怕到时人家都不认得，再邮错了。”林和欣趁机把笔递了过去。

“好嘛。”张勇没有谦让，爽快地接过笔，大大方方地写了起来。

“四姐，您既然喜欢这名儿，那您怎么不去呀？您要是去，我就跟您一起去。”

“好嘛。和欣，您也想去？那您就放心地等着，我要报名去巴尔虎时，保证带上您。咱姐俩做伴，一起去。”

“张勇，您也想去？”林和平一听，顿时来了兴致。面对这个颇有个性，爽朗、活泼的女孩，似乎找到了知音。他对自己家的这个邻家女孩、林和欣的好朋友，向来是很看重的。

这个叫张勇的女孩，从小就聪明伶俐，多才多艺，很有主见。在学校里，又表现出了很强的组织才能，既能干又活跃，既上进又优秀。她说也想去草原，这无疑是对林和平选择人生道路的肯定。得到了邻家女孩的支持，更激起了林和平对自己前途、理想、人生、追求的信心。

“当然了。”张勇干脆地答道。她边往箱子上写地址边爽快地说：“林大哥，您等着，这批我们是赶不上了，下一批，我一定报名去巴尔虎。到那时，我们并肩战斗，建设边疆。”

“四姐，那我们就说好了，到时候一起去，想着我呀。”林和欣忙不迭地和张勇约定，像是怕被漏下。

天津站。人山人海，旗帜招展，在欢腾、悲壮的气氛中，口号也助威似的一浪高过一浪。高亢的歌曲，把汽笛都鼓噪得发出一声又一声激昂的鸣响。这里活似一个杂乱无序的大杂市，让在场的人血脉偾张。

站台上，出发去呼伦贝尔草原的知识青年们，被欢送的亲朋好友们里三层外三层包围着，围得水泄不通，依依惜别的话语说不完道不尽。《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等高亢的革命歌曲，通透出那个时代的风潮。站台上出现了游动的护士，她们在人群中提防着亲友间因离别而引发的伤感、晕厥，时刻注意观察着，怕有人出现意外，当然偶尔也有因伤感而倒下被抬走的。

要走的知识青年们倒是个个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精神抖擞，大有“一腔热血写春秋”“壮士一去不回返”的悲壮和豪迈。草原在哪里？在所有要走的、送站的人们心中，似乎那是一个梦，一个大家所共同勾勒出的不同梦境。因为草原在他们的心中，只是一个词，一个现实当中谁也无法回答的问号。在这个不知所在的“草原”诱惑中，他们就像是一群疯狂的淘金者，疯狂的朝圣者，疯狂的追梦者，去追逐那神话一般的天堂——草原。梦是美的，梦，可以给人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满足和快乐；梦，不但可以让人达到一种可知而不可得的目的，更可以满足一种乌托邦式的憧憬。

林和欣和四姐张勇帮林和平拎着大包小兜赶来送站，一路上，他们兴奋地谈



论着上山下乡这场轰轰烈烈的“伟大运动”。看那情形，好像林和平这趟出门，绝不是要到一个遥远的、不知所在的边疆去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炼，反而像是去参加一个盛大的、带有刺激性、使命感，充满欢乐和憧憬的“派对”活动。

张勇抑制不住对林和平的羡慕和敬仰：“林大哥，到了那儿，可想着给我们来信啊。”

“四姐。”林和欣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那您也去不了啦。我听说，学校想留您当老师，能留校多好哇，就不用下乡了。”

“和欣，您听谁说的？没有的事。您可不能听小道消息。”张勇一脸严肃地说。

“四姐，我听咱老师说的。她说，‘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学校在考虑留一部分人当老师，充实一下师资力量。当然要留最优秀的，张勇就很不错嘛！’老师就是这么说的。”林和欣很认真地证实道。

张勇没再出声，她心里在想：和欣透露的这个“小道消息”，并非空穴来风，更不是无中生有。老师已经跟她说过，她没有答应，也可以说是明确地拒绝了。她一直在想：我们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事业和前途？人生的追求是什么？应该为自己多想想，还是应该胸怀大局，为国家和社会多想想？那些为了我们的今天，赴汤蹈火，抛头颅洒热血，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前辈们，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又会如何选择呢？空话还是少说，大道理也少讲吧，到时候，我会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的。她心里这样想着，就不想再搭这个话茬了。

火车汽笛阵阵鸣响后，列车缓缓地启动了，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也像骤然受到了刺激，一下子变得格外高亢、响亮。

列车缓缓启动后又停下了，继而再次缓缓启动。原来，站台上有着跟着列车奔跑送别的人们，过于激动之中，有人竟跳下站台，挡在列车前边不让开车。面对那些情绪过于激动失去理智的亲属，车站上的工作人员耐心地劝阻、拉开。维持了一阵秩序，混乱的场面才略微恢复。列车再次启动，“知青专列”在亲朋好友的哭喊、告别、奔跑的送行中，逐渐提速，终于驶离了天津站，向着茫茫的北方大地奔驰而去……

奔向草原的天津“知青专列”，向着茫茫的东北大地奔驰。车厢内激动不已

的知青们，情绪逐渐恢复了平静。车厢被理想和憧憬充斥着，谈笑间更多的是对草原的猜测和向往。这些青春焕发、热情洋溢的知识青年，稚嫩的脸上荡漾的尽是火热的激情。

深夜，列车驶进了东北的哈尔滨站。经过一天多旅途的颠簸，车厢里的知青们疲惫不堪，东倒西歪地沉睡着。

第二天早上，列车依然在哈尔滨站逗留。刘淑莲走进车厢，看着东倒西歪还在沉睡的同学们，轻声咳嗽了一下，清清嗓子，然后她拍拍手，喊道：“战友们！大家醒一醒，精神精神。”边说边走到车厢中间。

车厢内有人被惊醒了，“到哪儿了？”“这是哪儿呀？”大家打着哈欠伸着懒腰，有逗笑的，有打闹的，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这是哪儿呀？车到哪儿了？”“是到内蒙古了吗？”

刘淑莲拍拍手：“大家安静一下。告诉大家，这是东北的黑龙省，现在到站的是省会城市哈尔滨。我们要去的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要经过这里，还要往前走。”

郑新华自言自语道：“还走多远哪？”

林和平打了个哈欠，伸伸懒腰，接话道：“走呗。反正咱们有伴，越远越好，我还没坐够呢。”

刘淑莲大声道：“大家注意啦！我们这趟车要在哈尔滨待一天。”

车厢内又是一阵骚动。“待一天好哇，咱们可以下去玩儿玩儿。”“咱们下车转转吧，看看哈尔滨怎么样，有我们天津大吗？”“那能比吗？我们天津是直辖市。”……

刘淑莲前后照应着，大声喊道：“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列车要在这儿待一天进行检修整备。刚才我们各校带队的与总带队同学开了个会，又跟列车长商量了，最后决定：今天同学们可以下车到哈尔滨看看，参观参观。大约是晚上八点开车，大家在天黑以前务必赶回来。”

有个瘦瘦的、像干鸡似的知青，伸着细长脖子问：“咱们上哪儿吃饭去？我们都饿了。”

“对了，大家在车站附近的饭馆吃饭就可以。”刘淑莲捋了捋头发。



那个干鸡知青又喊：“我们没有钱，怎么吃饭哪？”

刘淑莲从背着的黄书包里掏出一叠卡片：“今天早上，哈尔滨市知青安置办的同志给我们送来了知青卡，大家每人一张，戴着胸卡，就可以到车站附近的饭馆吃饭。这就是免费卡。”

刘淑莲说完就开始发卡。林和平接过卡，看了又看，只见胸卡是用白纸做的，上面印着一道红杠，红杠的上方写着“上山下乡”的字样。卡上卡着一个别针，林和平就把胸卡别在了胸前，转对郑新华道：“看看怎么样？没人拿咱们当要饭的吧？”

“说嘛？拿咱们当要饭的？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哪儿有要饭的？我们上山下乡，这是闹革命，他们得高看一眼。”郑新华抽抽鼻子，有点牛气冲天了。

“对，今天我们就多要点肉菜，这回可以吃一顿饱饭了，我都有点饿了。”林和平信心满满地说。

“快走吧，有了这胸卡，我们就有了一道护身符。”裴杰说道。此时他那好看的眉眼间笼罩着一层疲惫。

裴杰本来已经被空军某部飞行大队选中，板上钉钉就要去当飞行员了。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节外生枝，就在最后的政审中出现了意外：他父亲被人揭发曾当过国民党兵。就因为父亲的这个历史原因，他被刷了下来。一身傲骨的他，也是出于赌气，倔强地把脖子一梗，毅然决然地报名下乡了，最后甩给父亲的也是那句“走得越远越好”。他的报名下乡，倒让林和平、郑新华挺高兴：大家又能在一起了。

具有“东方小巴黎”美誉的哈尔滨，第一次展现在大多数没有出过远门的知青们面前。哈尔滨站那欧式风格的哥特式建筑，仿佛在告诉他们：这是一个饱含异域风情的世界。站前广场上，苏联红军纪念碑和那尊手提钢枪、威武雄壮的苏联红军战士雕塑，像在讲述着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中苏人民团结并肩抗战，打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悲壮故事。不过此时，哈尔滨也如天津一样，被清一色的红色风暴笼罩着。伟大领袖的教导和语录，以红纸黑字的形式，张贴得到处都是。

林和平、郑新华、裴杰结伴走出车站，来到站前广场。广场上，熙来攘往的

人们喊叫的，接人送客的，找人的，混成了一团，毫无秩序可言。

他们好奇地东瞅瞅西看看，郑新华说：“走吧，咱们找一家大点的饭馆，有嘛吃点，谁想吃嘛就要，反正也不花钱。”

林和平一拍胸前的知青卡：“对了，咱这有护身符，免费卡。谁想吃嘛就要。”他心里想：当知青真不错，还有这样的免费待遇，总过这样的共产主义生活就好了。

说着话儿，他们来到车站旁的一家国营面馆。进去一看，屋里又脏又乱，又小又挤，里面已经坐满了和他们一样胸戴“上山下乡”知青卡的知青。他们又走了几家国营饭店，都差不多。车站近前的饭馆内，几乎都是和他们一样戴着胸卡的知青们。他们碰上了刘淑莲、伍丽几个女同学。

“到处都是我们的人。看样子，一时半会儿排不上了，你们怎么还在逛游。”刘淑莲说。

“我们进了几家，都坐满了人，挤不进去了。不行，咱们就往远点走。”郑新华建议道。

“走远了怕是不行。安置办的同志说，就在车站附近，再远了，恐怕咱这免费卡就不灵了。”刘淑莲提醒道。

“不是随便吃吗？”林和平不解地问。

“随便也得有范围啊！哈尔滨这么大，到处都在闹革命。别的地方还有别的接待，不可能都免费供咱们吃。车站这附近，可能都是安置办说好的。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让咱们白吃的。”刘淑莲不放心地劝阻道。

林和平像泄了气的皮球，刚刚那“饱餐一顿”的欲望，瞬间化成了泡影。他一屁股坐在了旁边的石头上：“白高兴了。本来寻思能吃盘炒肉的，看样子，真没戏了。这大多数都是面馆，看样子，安置办早就给联系好了，只能吃这个了。”

“不一定吧？不是说随便吃吗？”裴杰还不甘心。

“不信，待会儿咱问问。”正好这时有几个吃完饭的同学出来，林和平就喊道：“唉，老哥，您吃的嘛呀？是随便点菜吗？”

那同学不屑地一撇嘴说：“嘛呀，随便点菜？美的吧。人家都安排好的，就是面条、咸菜、馒头，全一样的一人一份，多了没有。”

另一个同学说道：“想嘛呢，管吃饭就不错了，还想随便点菜。”